

讀「臺灣詩薈」的廣告啓事

林之月

今年暑假，我埋首書房，撰成一本『連雅堂傳』。關於雅堂先生的家傳、年譜、軼事以及一生著作，我收集已有年，因此寫作堪稱順利；而湊巧在我的寫作進行至一半時，『臺灣詩薈』適於八月初由臺北市文獻委員會重印出版。我有幸得先睹此半世紀以前舊刊物的重印，對於雅堂先生晚年生活的思想乃有更進一步的了解，因而豐厚了我寫傳記的資源。在翻閱這上、下兩大冊的合訂本時，除了深受其中詩文之感動外，同時又爲其間時時出現的廣告啓事所吸引，它們帶給我的感慨也不下於詩文的感動；然而傳記的寫作不宜過於繁蕪，致無法暢所欲言，當時便決心於『連雅堂傳』完成後，另撰一短文專述其事。這就是本文書寫的動機。

『臺灣詩會』是民國十三年二月，由連雅堂先生在臺北創辦的月刊雜誌。共發行二十二期，於翌年十月，因編者赴杭州西湖靜養，乏人承辦，而告停刊。

這份雜誌的內容包括雅堂先生本人及時人的詩、詞、文章外，另收詩話、詩疇、謎拾等，又陸續刊登臺灣先賢之遺稿與遺書；此外，每期更有補白性質的『餘墨』一欄，由雅堂先生親自執筆，其寫作態度為隨興所至，上下古今無所不談，文筆則簡勁雋永，可讀可頌。

雅堂先生編輯這一份純文藝性質的雜誌，是在他四十七歲的時候。當時他的畢生鉅著『臺灣通史』上、中、下三冊已全部撰成出版；他遊歷大陸三年的詩作也已編成『大陸詩草』付梓；而另一部保存臺灣古今之詩的『臺灣詩乘』亦已告成。這三大著作的完成，整整耗費了他十年的生命。於是，民國十二年，雅堂先生偕夫人筱雲女士東遊日本兩月，以鬆弛緊張的著述生活，兼探望當時在東京慶應大學讀書的哲嗣震東先生。

行萬里路，對於雅堂先生的讀書著述確實有極大的幫助。東瀛歸來，他不僅勤勉依舊，更應臺灣文化協會臺北支部之邀請，每週末為社會人士及青年學子們講演有關臺灣歷史文化，以及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題目。當時日本占領臺灣已經二十八年，正推行其所謂「國語運動」，逐漸禁止漢文，企圖達到徹底奴役臺胞之目的。所以雅堂先生每回講演，日本官方都派遣通曉臺語之人在場「旁聽」監視，遇有可能刺激臺胞民族意識的部分，便要提出警告。他的「臺灣通史講習會」，聽眾十分踴躍。前段講述明鄭復臺及清人經營之經過，尚可相安無事；次及中、日因朝鮮問題而起交涉時，即受到監臨日吏「命令注意」的處分；追述及割臺一節，竟被「命令禁止」，而這次的講習會亦不得不提前結束了。不過，日本人這種高壓手段並沒有使雅堂先生氣餒，也沒有嚇倒他，反而使他更洞察日人的陰謀，而堅定要維護漢文，發揚祖國文化的信心。

他屢次撰文，大聲疾呼，提醒同胞們要珍視民族文化，可是空洞的理論總不如實際的行動來得有力有效，而他自己既不做官居要位，只是一介書生而已；書生能做甚麼？書生如何發揮他的力量呢？思慮再三，他覺得唯有辦雜誌，直接以文字訴之於民視民聽才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，因為文字能够普遍為人所看到，文字也能行

之久遠。他曾經把這個計劃在當時的一個詩人團體「瀛社」的全臺大會裏提出來討論，可惜這個建議因為經費不足而作罷。得不到大會的支持，雅堂先生便毅然決心自己創辦。他雖然不富裕，却有的是滿腔的熱情和崇高的理想。於是，他傾囊出資，分函文壇友好索稿，孜孜矻矻籌備。民國十三年二月，一份態度嚴謹，內容豐富的文藝雜誌『臺灣詩薈』第一號誕生了。在這一本六十八頁的雜誌首頁，主編者連雅堂先生有一篇語重心長的「臺灣詩薈發刊序」，今摘錄部份文字，以見其用心：

臺灣詩學，於今爲盛。文運之延，賴此一線。而眷顧前途，且欣且戚。何也？臺灣固海上荒土，我先民入而拓之。手耒耜，腰刀鎗，以與生番猛獸相爭逐，用能宏大其族。艱難締造事功，亦良苦矣！我先民非不能以詩鳴，固不忍以詩鳴也。夫開創則尚武，守成則在文。……

然而今日之臺灣，非復舊時景象也。西力東漸，大地溝通，運會之趨，莫可阻遏。重以科學昌明，奇才輩出，爭雄競智，迭相抗衡。當此風雨晦明之際，聞鷄而舞，着鞭而先，固大丈夫之志也。且彝倫攸斁，漢學式微，教育未咸，民聽猶薄，徬徨歧路，昧其指歸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此又士大夫之恥也。夫以新舊遞嬗之世，羣策羣力，猶虞未逮，莘莘學子而僅以詩人自命，歌舞湖山，潤色昇平此復不佞之所爲戚也。……

不佞騷壇之一卒也，追懷先德，念我友朋，爰有詩薈之刊。不佞猶不敢以詩自固，然而琴書之暇，耕稼之餘，手此一編，互相勉勵，臺灣文運之衰頹，藉是而起，此則不佞之職也。孔子曰：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尤願與我同人共承斯語，日進無疆，發揮蹈厲，以揚臺灣詩界之天聲。

從以上的文字裏可以看出，這本刊物創辦之目的，一是在振興當時的文學，二是在保存舊時的遺書。在振興文學方面，它不僅每期刊登已成名作家的詩文，又經常舉辦徵詩比賽，以撷掖後進新秀。例如第三號『汲古屋徵

詩』揭曉，入選的前三名依次爲：S T生、王了庵、瑤英。看來第一名是一位年輕的新人，而第三名則很像是女性詩人。由此可見其鼓勵後學男女寫詩創作的一斑。至於保存舊書方面，自創刊號以來，每期陸續刊載先賢的遺稿及遺著，如『沈斯庵詩集』、孫元衡的『赤嵌集』、林豪的『東寧記事』等，都是相當珍貴的資料。

此外，每期的後面又設有『騷壇紀事』一欄，報導全臺各地詩社的活動情形，藉茲傳遞消息，溝通感情。有時另有『尺牘』一欄，則不僅限於臺地文人，偶爾也登載大陸人士的信函。例如第五號所登三文，第一篇爲寄自天津的漢如所書；第二篇爲寄自上海的溥泉所書；第三篇爲寄自揚州的緩圖所書。溥泉即是張繼先生，其內容如下：

承贈臺灣通史一部，收到，謝謝。大陸詩草一冊，已交太炎先生。再三翻誦，曰：此英雄有懷抱之士也。異日當爲之作臺灣通史序云。海天渺茫，曷勝嚮往。此復，並祝健康。

張繼拜上

三月二十四日

由此可知，『臺灣詩薈』不只是溝通全臺文士的一份雜誌而已，它更爲大陸與臺灣之間擔任了一種橋樑的工作。在第八號裏有一則「江蘇口岸浦頭中華合作社」所登的啓事，茲摘錄於下：

臺灣詩社社友公鑒

敝社現以本社社友之公決，擴充徵文例，並議將臺灣詩社出版之詩薈、湖北消閒社之消閒錄、江西昌社之昌言報（以下舉全國詩社之刊物共三十三種，此略）各社社友之大著散見於各報雜誌者，敝社一例選錄輯入敝社所編之現代詩選中（又以敝社社友公決，本社所編之靈珠集改名爲現代詩選，以符名實），得成近代有價值之巨著，以期流傳久遠。凡詩薈社友，務懇請將小傳賜下，以備載入集中，尤

爲警禱。徵求時期，本年十二月截止，明年出書。（附小傳式于左）

張白

字履歷

號著有

縣人詩文集

江蘇口岸浦頭 中華合作社 謹啓

日本人要消除漢文，其目的乃在使臺胞逐漸與祖國隔離，而『臺灣詩薈』雖然只是一本每期六、七十頁的薄薄的私人刊物，它却遠銷內地（前舉第五號『尺牘』欄中第一篇寄自天津的漢如先生即有言：「大編宏作，惠及遠人，垂愛綈袍，歡感無斁。藉悉起居，故興不淺，海島文獻，帛賴表揚云云」可爲證），維繫海島與祖國之間不絕如縷的關係。故而臺灣海峽南北仍能够互通音訊，並列徵文，這中間的意義何止於騷壇風雅而已！

在第三號的末頁，主編有一則對讀者的啓事：

讀者諸君惠鑒

鄙人發刊詩薈，原非營業之計，良以臺灣今日之漢文廢墜已極，非藉高尚之文字，鼓舞活潑之精神民族前途，何堪設想！然印費浩大，獨力難支，握筆之時，諸君子爲臺灣計，爲漢文計，如承訂購之時，祈將報資先爲惠下，俾得周轉，以免停滯；豈惟鄙人之幸，臺灣民族之文明亦有賴焉。

雅堂 敬啓

誠如上文所言，這份雜誌是以提倡文藝學術，維護並發揚民族文明爲宗旨，其目的非在營利，所以每期裏所刊登的廣告極少，即或有之，也多爲書籍刊物一類的廣告。其中出現最多的是雅堂先生自己所著『臺灣通史』，在二十二期中，共登十次廣告；其次爲『大陸詩草』與洪棄生所著『寄鶴齋文薈』，各登六次廣告。

在書籍的廣告中，有一個事實頗值得注意：這一份在當時日本統治之下的臺灣所發行的刊物，其所登大陸各地的書目刊物却極多。例如第三號裏的『新刊紹介』所列舉十二種刊物之中，竟有一半是大陸上海、廣州各地的出版物。第十五號所登十六種刊物，則有十種為上海、北京、廣州、武昌等地的書目。而且，由書名及廣告詞看來，其內容亦未必限於文藝性質，更有宗教方面的（如武昌佛學院的『海音潮』），經濟方面的（如上海工商新聞社的『工商新聞』），甚至還有政治方面的（如北京國立政法大學的『法政學報』）。第五號裏有一頁，上半部為雅堂先生執筆的「餘墨」專欄，下半頁為『新民國』雜誌的廣告。為求進一步的了解，茲將其廣告悉錄於下：

新民國

北京新民國雜誌社發行
全年十二冊日金參圓郵費廿四錢詩奮代售

第一卷第四號目錄

時事述評

國民黨大會之結果	一	鴻
直系破裂之朕兆	一	鴻
評革憲運動	敦	偉
亡省之武昌市政大借款	體	仁
追悼列寧與承認蘇俄	昌	頤

軍隊戰勝與黨員戰勝

中國之現狀與國民黨改組問題	孫	文
中國承認蘇俄政府問題	孫	文
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	燕	樹
土耳其革命之成功史	陳	顧
殖邊問題	鄧	飛
直系軍閥壓迫下之匪禍及其解決方法	粟	顯
反帝國主義中之海員運動	何	畏
	王	殷
	凱	凱

由此目錄，可以看出這是一份完全屬於政治性的刊物，其中，國父有「文談及黨政的問題。雅堂先生自己是一

位革命黨徒，也是國民黨員，這一份雜誌的廣告刊登是有原由的。日本人對國父雖尊敬，但是他們並不希望臺灣人多認識『三民主義』，因為他們恐懼喚醒臺胞的民族思想，所以有關這方面的書籍之流入臺灣，總是多方阻撓；雅堂先生於『臺灣詩薈』停刊後三年開設『雅堂書局』，採購此類書籍，便因此不得不改用由日本轉寄的迂迴方式，以躲避當時的海關檢查（請參閱『傳記文學』第三十卷第四期，連震東先生「先父生平事蹟略述」，及張維賢先生「懷雅堂書局」二文）。而『臺灣詩薈』竟敢如此堂堂刊載民族意識濃厚的雜誌目錄，主編雅堂先生的大無畏精神，委實令人肅然起敬！第六號更有「第十一期徵詩」的啓事，其文如下：

第十一期徵詩

哀僑民

振華族

強祖國

達大同

樂府四首，不拘體格，或七律四首，不限韻

一、獎金第一名十元、第二名五元、第三名三元、第四名二元、第五名一元。五名外不定甲乙，惟佳卷，若多則酌量加獎。

二、投卷繕寫，不用草書。如合體裁而意義明白者，贈「愛國報」全年。惟向閱本報者，請注明已有報，俾免重覆。

三、截卷時期，甲子年七月三十日截止，彙送吳東園先生評閱

香港
上海中華聖教總會

臺灣詩薈代收

這一則徵詩啓事，雖非由『臺灣詩會』主持，僅屬「代收」性質而已，却也充分表現了主編者的立場；當時臺灣已經淪陷二十九年，但是，在雅堂先生的心目中，祖國只有一個，那就是巍巍的中華民國。徵詩的四個題目：哀僑民、振華族、強祖國、達大同，也正是他的心聲。

至於日本出版的書目廣告，並非絕對沒有，不過，所佔比例極少，二十二期中僅出限過四次。其中又分爲兩類，第一類是華僑的刊物，如『臺灣公論』（東京臺灣公論社）、『臺灣民報』（東京臺灣雜誌社）、『文字禪』（東京聲教社）、『大正詩文』（東京雅文會），故此類刊物雖在日本出版，但因用漢詩文寫僑民心聲，實際上與臺灣或大陸發行的刊物無異。第二類則爲純粹日文書籍，僅見於第二十一期，共有四種：『和譯朝鮮文獻通考』、『和譯皇朝（朝鮮）寶鑑』、『和漢對譯大日本史論贊』及『和文歐洲大戰史』，全部都是歷史書籍。連雅堂先生身爲史學家，他在第四號的『餘墨』專欄中說：「文章尚古，學術尚新，此余二十年來所主張也。故余讀古書，輒以最新學理解釋之；而握筆爲文，則不敢妄撫時語，以炫新奇，眞守舊也。」這四種日文和日譯史書的廣告刊登，其實正說明了他那「學術尚新」的嚴肅的治學態度。

除以上所述各種書籍刊物的廣告以外，『臺灣詩會』也偶見有其他種類的廣告，却不出兩個範圍：一爲醫院或藥舖；一爲律師，而且此類廣告少之又少，僅見於第二號及第十五號二期裏頭。第二號有三頁刊登廣告，一是「兩江醫院」的廣告，占半頁大的部位（上半頁爲『餘墨』），這個醫院位於大稻埕市場前，由內科部江景勤及外科部江立托二醫師主持，特理痔瘡，性病（每日診察注射）。翻過來的一頁，上半頁是『臺灣通史』的減價廣告，下半頁刊登二廣告；右邊是辯護士（即律師）蔡式毅的廣告，其辦公室在臺北市太平町二／九二（石橋仔頭派出所後），謂「專辦民刑事件，如承委任，自當熱誠辦理，以盡天職，且無論婦人孺子皆可當中接洽不須通譯。」；左邊是「碧峰醫院」的廣告，由林野醫師主持，位置在大稻埕太平町五丁目（派出所前）以同號相隔十三張，另有一則占四分之一頁大的「高產婦人科醫院」廣告，地址在臺北市太平町二／一〇三。

第十五號裏頭有一個大半頁的廣告，爲由醫生葉鍊金所開設的「新恆生藥舖」，地址在臺北市大橋町一八八，。以上共計有醫院廣告三則，藥舖廣告一則及律師廣告一則，這便是『臺灣詩薈』創辦至停刊前後二十二期，僅見的非書目刊物類廣告。相信這五個廣告是可以收取廣告費的來源；因爲全世界的醫生與律師都是比較能賺錢的行業。而且，自其所書地址看來，這五個出錢登廣告聊表資助『臺灣詩薈』的人所居住的地方，都在今日臺北市的延平北路一段到三段之間，（也就是現在的延平區，昔日的大稻埕），正是連雅堂先生當時所居住及活動的地帶。然則，雅堂先生直接或間接地認識這些醫生、律師，請求他們資助這一份意義深刻的刊物而酬以廣告文字，也就順理成章；而在出錢的一方來說，則既救人救世又援助文學書刊，亦一舉雙得，可謂功德圓滿。只是，雅堂先生原非長袖善舞的出版商人，他對於拉這類有金錢來源的廣告並不熱衷，所以僅在開創之初的第二號轟轟烈烈刊登了四則廣告，以後使專心刊登未必有廣告費的書刊廣告，直到第十五號，才又刊載了一則醫院的廣告。

書生經營雜誌刊物，原非以營利爲目的，但是，紙張、印刷、裝訂等等，一本書的出版，無一不需要付出金錢，而這種純文藝的雜誌也本不可能十分暢銷，單靠基本訂戶或少數的零售，如何能維持開銷？何況文人訂購書籍，往往又有忘記匯錢付款的「雅習」，這也就難怪雅堂先生屢次要借雜誌一隅向讀者諸君懇求：「如承定購之時，祈將報資惠下，俾得周轉，以免滯停」了。其獨力支撐，慘淡經營之情形，可以想見一斑。

每月按期出版『臺灣詩薈』，又時時應邀爲文化協會的週末講座演說，個人的詩文創作更是一刻不能偏廢，多方面的工作忙碌，終於累倒了原本身體清瘦的雅堂先生。而說實在的，他個人的單薄資金，這時也已屆山窮水盡的地步，每多出一期，便意味着多賠一些紙張印刷費用。到此，他不得不考慮暫時停刊。在第二十二號的封底裏有「雅堂啓事」及「詩薈啓事」各一。前者云：

鄙人曩撰臺灣通史之後，則欲稍事休養，而世務紛紜，未能肩息；重以臺灣文學式微，心滋隱痛，爰

刊詩薈，以爲維持，補弊起衰，不無少效。顧自秋來，體頗不適，因擬小住西湖，暫拋塵事，淡泊養志，解其天弔。他日頑健勝恆，自當再親筆硯，以就教於諸君子焉。

連雅堂 敬白

後者云：

詩薈發刊以來，將及兩載，辱承讀者諸公惠愛，推消日廣；眷顧前途，頗多期望。茲因編輯連雅堂先生養靜西湖，乏人承辦，定自後期暫爲中止；俟至明年三月自當照舊刊行，以酬雅意。此後如蒙賜書惠款，請暫寄臺北市大橋町二丁目一一四番地陳錫坤收轉。

臺灣詩薈 謹啓

然而，事實上『臺灣詩薈』在翌年三月並沒有復刊。

這一份雜誌，在日人占領臺灣近三十年的時候，始終保持其愛國保種、維護文化的宗旨，其內容之豐實，與用意之深刻，自是有目共睹，無庸贅述。我這篇短文，僅從詩文以外的文字——廣告與啓事，來看『臺灣詩薈』。從以上所列舉的種種實例，或者更有助於了解這個刊物的主編連雅堂先生的思想和操守吧。

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

〔後記〕本文完稿之日，適逢臺南市中山公園內連雅堂先生銅像揭幕之日，筆者忝爲雅堂先生外孫女，亦受邀請，然因課業繁忙，未克參加盛會。謹撰成此短文，以表懷念，並誌敬意。